
广义叙述学专辑 ● ● ● ● ●

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出现的 机遇和挑战

刘俐俐

摘 要：广义叙述学的出现必定给传统文学研究带来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由此，本论文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广义叙述学，探究了广义叙述学的悖论与意义；从思考广义叙述学的缘由、理解广义叙述学、广义叙述学的意义、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的挑战四个方面，以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为立足点，阐述了应该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这类新学科新思想，如何坚守人文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叙述学，文学研究，叙述人类学，人文学科

General Narratolog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iterature Studies

Liu Lili

Abstract: The birth of general narratology creates bot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raditional literature studies.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his essay explores its paradoxes and significance, and then goes a step further to illustrate how literature studies can cope with the new ideas of general narratology while holding fast to the values of the humanities. The essay consists of

four parts: a survey of the origins of general narratology;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he significance of general narratology; and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 narratology to literature studies.

Keywords: narratology, literature studies, narrative anthropology, humanities

DOI: 10.13760/b.cnki.sam.201502001

一、思考广义叙述学的缘由

19 世纪以降,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三者相互交叉产生新学科和新研究领域的现象, 已被学界接受认可。广义叙述学这样的新学科的产生, 缘于叙述与文学, 更与人类诸方有密切关系。于是广义叙述学与既有的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 与其他涉及叙述现象的诸种社会科学的关系, 就成了一个纠结的问题。同时, 立足于文学研究, 面对、明了和思考广义叙述学的出现对于文学研究的参照意义, 给文学研究提出了哪些新问题, 此即笔者思考广义叙述学的根本缘由。

(一) 既有学科划分追溯

目前世界上的学科划分, 基本共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块。^① 依照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的基本看法: “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1999, p. 1) 按照皮亚杰的分类, 自然科学之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共计四类: 第一类, 他“把那些探求‘规律’的学科称之为‘正题法则’科学”。“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人口统计学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寻求以上所述的那种广义‘规律’的学科范例。”(1999, pp. 2-3) 第二类, 他“把那些以重视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称之为‘人文历史科学’: 它涉及其所作为曾对社会生活发生或影响的个人, 这一类人的著作, 那些产生过某种长远影响的思想, 技术与科学, 文学与艺术, 哲学与宗教, 各种制度, 寂静及其他交流, 以及整个文明”(1999, p. 4)。第三类, 法律科学。“法律科学占有一个相当

^① 我国 90 年代以降, 教育部和国家图书馆分类目录中已经具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分类。此外, 来自哲学等领域学者也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有诸多论述。代表性的如: 唐君毅《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际》(台北学生书局, 1875 年); 顾晓鸣《“人文问题”: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原载《社会科学》, 1986 年第 1 期) 等。

特别的位置。这是因为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而规范（norms）在原则上同正题法则科学所寻求的称为‘规律’的、多少带有一般性的关系是有区别的。”（1999，p. 6）第四类，哲学学科。他认为这“最后一组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即哲学学科，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唯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因此，哲学超越实证科学并按照一个包纳从实践到纯形而上学的评价与意义的总体来确定实证科学的位置”（1999，p. 8）。对如上四种学科，皮亚杰总括地说：“尽管存在着我们作为例子提出的各种各样过度科学，按照以上区分的四大类对各科学或学科进行划分看来是符合知识的现状的，并且赋予人文正题法则科学一个自然而又相对独立的地位。”（1999，p. 9）

皮亚杰的分类囊括了除自然科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全部，且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加以区分。此外，皮亚杰如下相关思想值得注意：首先，他认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而且存在若干困难。这是“由于人文科学以无数活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同时又由人的认识活动来思考，所以人文科学处于既把人作为主体又把作为客体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这自然会引起一系列既特殊又困难的问题”（1999，p. 21）。第二，自然科学“总有一个共同树干存在着。从数学到力学，然后到物理学，再到化学、生物学和生理学，人们确实能大体上找到按照孔德的著名标准普遍性递减的和复杂性递增的一个系列”（1999，p. 155）。但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没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树干和线索，各种社会和人文的问题，都可看作是现象层次的。他特别发现了人种学和历史学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种现象层次的价值：“现象层次的等级以及对层次的分别研究问题完全有可能通过两个本质上是综合性的学科未来的发展，通过它们对亚结构和上层建筑问题的影响而重新提出。这两门学科，一门是人种学，它的多面性特征是一目了然的；另一门是历史，但不是简单地重建发生的大事而是就各不同人文科学研究的每一领域的历时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历史。”（1999，p. 158）关于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很好理解的就是比如某国家某阶段的经济史等交叉学科。关于各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人种学的交叉，后面我们会述及。皮亚杰如上思想可以作为看待目前出现的广义叙述学的位置和性质的一个开阔的视野和参照系。

(二) 广义叙述学产生的逻辑和路径

广义叙述学的代表性著作为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就该领域研究对象与成果的界定有哪些思想呢?首先,研究对象和符号学的学理基础是:广义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全域叙述现象与规律;以符号学为学理基础。“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体与社会经验的普遍方式。人是用符号来讲故事的动物。”(赵毅衡,2013,p.1)人类发展中所有理性活动均为符号活动。符号活动与人类理性及文化密切相关,叙述即为运用某种或兼用多种符号的活动,缘此广义叙述学为符号学分支,即“把叙述学看作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重点思考的是符号学诸原理在叙述学中的应用”(2013,p.6)。第二,文学叙述为广义叙述的一种叙述体裁,仅为广义叙述学研究逻辑中被观照的一个方面。文学理论性质的叙事学研究对象只是人类叙述现象的一个种类。第三,广义叙述学是一门学科。“建设一门广义叙述学,是世界叙述学界至今未能面对的任务。在叙述转向发生后,这个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本书当然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门新学科的建设,本书能做到的,只是提出这个任务,并且试图勾勒出一个可能有用的框架。”(2013,p.17)并没有明确表示广义叙述学究竟应该隶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三) “广义叙述学”与“叙述人类学”

如果确认广义叙述学是一门此前没有的新学科。那么,其产生途径何在?广义叙述学跨越或者交叉了哪些学科呢?广义叙述学囊括了人类有了语言甚至没有语言时即已开始的叙述活动,而且叙述遍布人类全部历史和范围,逻辑地说,是跨越了所有学科,即意味没有跨越任何学科。依照皮亚杰的思想,即人类学与历史学是两个本质上综合性的学科,可以为任何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结合与理路。此外,再依照皮亚杰所说:“跨学科研究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种与结构或共同机制有关,另一种与共同方法有关,这两种考虑也可能同时起作用。”(1999,p.154)概括而言,既然“叙述,是人类组织个人生存经验和社会文化经验的普遍方式”,“叙述的确是人生在世的本质特征,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赵毅衡,2013,pp.1-2)由此可以说,叙述是一种人类共同机制,将叙述这种机制看作人类现象,从而可与综合性的人类学关联。由此可以认为,该项研究意味着从时间跨度大,超越具体国家、民族、政党、意识形态,为满足人类前行出现的各种需要,具有普遍特质的人类叙述现象的维度,切入了人类学研究范围。笔者以为,以“叙

事人类学”名之亦可。从人类学角度看,接受此项研究也具有合理性。人类学是目前学科分类中已占有特定位置和地位的学科。“人类学”一词的希腊文原意是“研究人的科学”,英文写作“Anthropology”。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作为学科产生,20世纪得到真正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倾向于把人类学与人类的体质、语言、考古、民族和社会等学科相结合,由此而有了诸如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等学科。这显示了一个现象和规律:“也许很少有一门学科像人类学那样从一开始就难以为自己划界。它既与人种学、考古学、语言学有关,又同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相联。”(米夏埃尔,1988,p.1)联系前述的皮亚杰观点,即人种学一目了然的多面性特征,而且是具有综合性的学科,这个性质与特征使其可让各层次人文科学通过人种学而重新提出来予以研究。换句话说,人种学容纳既属于生物学现象也属于人文乃至社会现象的叙述,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增加名为“叙事人类学”的学科合情合理。

二、理解广义叙述学

以“叙事人类学”理解广义叙述学,即确定了广义叙述学属于社会科学,但相应问题就出现了:叙述遍布的时间与空间过长过大;叙述渗透人类各领域,如广告、公司、教育教学等社会实用领域^①,也有如小说、口头故事、影视艺术等属于精神艺术活动等领域,即它自身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存在若干矛盾,由此会出现若干问题。所谓“理解广义叙述学”,意思是考察广义叙述学有哪些自身逻辑上的困难,以发现传统人文学科的文学研究与广义叙述学的关系、面临的挑战,以便应对。

(一) 广义叙述学概念外延与内涵关系的困难

广义叙述学关涉人类全域叙述现象,综合遍布于各个领域的各种叙述体裁,描述和总结其规律,即广义叙述学定位在人类最基本的叙述,概念外延极大。其逻辑学原理是:某概念外延越大,其内涵就越浅。所谓内涵浅,应

^① 笔者曾经梳理过社会实用领域涉及叙述的问题。比如汤姆·凯利和乔纳森·李特曼合著的《决定未来的10种人——10种创新,10个未来》一书认为,未来最抢手的10种人之一就是“说故事的人”。并归纳了“说故事的七个理由”:说故事可以建立可信度;说故事可以纾解强烈的情感,有助于群体关系之建立;故事“获准”去探讨矛盾或令人不悦的议题;说故事可以主导小组的看法;说故事会创造英雄;说故事可以提供你变革的词汇;好故事能在混乱中形成规则等。说故事即为叙述的产物。此外,叙事探究领域也涉及叙述在教育教学领域的实用性。参见笔者论文《人类学大视野中的故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2期。

指广义叙述学概念之下的具体内容,包括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叙述的时间与情节等,必定是最基础性的,适用所有叙述现象和叙述体裁。缘此,可以推导出广义叙述学的合理性仅可停留在某个层次:对叙述体裁予以分类;描述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描述与定位叙述情节与时间。质言之,合理性仅可存在于分类、叙述体裁规律描绘与概括的最一般层面。事实是全书既有外延与内涵相吻合之处,也有不相吻合之处。所谓相吻合之处,指全书四部分内容概括性的标题,以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属的各章。第一部分是“叙述的分类”,分类是客观行为,不涉及各类之深层次问题,与内涵浅的特点相吻合。第二部分是“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在所有叙述体裁最基本的构筑方式层面客观介绍与分析,与内涵浅的特点也相吻合。所谓不相吻合之处,指第三和第四部分,各章标题所讨论的问题,均集中在某些叙述体裁之内。就某些叙述体裁而言,论著具有极具深度的分析和理论表述,即呈现为具体部位的内涵非常深。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其原因因为讨论的概念业已属于某些具体叙述体裁,比如小说叙述,外延非常小。以第四部分“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冲突”来看,其所属各章的标题,所描述均为复杂的叙述现象。所举例证均为复杂叙述体裁。第三部分“时间与情节”也如此,其所属的比如第四章“情节的否定性推进动力”所讨论的典型例证不仅为小说,且是特具先锋意识的王小波小说作品,质言之,为概念外延非常小的复杂叙述文体,内涵自然深。所以在这些部位常能读到酣畅淋漓的思想和深刻的描述。此为外延与内涵的不吻合。

(二) 共时系统中纪实与虚构的困难

广义叙述学研究范围为全域叙述,全部叙述体裁均呈现为共时系统的样貌,这就造成了叙事体裁历时维度的缺失。逻辑地说,历时维度与共时维度,无法两者兼顾,论述中两者必取其一。但广义叙述学以人类叙述现象为研究客体,所有叙述体裁的原初发生均不在同一时间和语境,在共时系统中又是以当下语境的理解和界定为基点,“纪实型体裁”和“虚构型体裁”的分类和命名,即为突出的困难。赵毅衡说:“纪实与虚构,是人类叙述活动甚至思维方式的最基本两个范畴。”(2013, p. 64) 广义叙述学关于纪实与虚构的理解与界定是,“纪实型叙述,并不是对事实的叙述:……只能要求叙述的内容‘有关事实’(about facts);反过来,虚构型叙述,讲述则‘无关事实’,说出来的却并不一定不是事实”(2013, pp. 64-65)。显然,这个关于纪实与虚构的分类与命名,是以今人的眼光和思维方式确定与界定的。在共时性平台

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遮蔽了某叙述体裁的前世今生，如果重新放置在人类发展史上，何者在先就是一个问题。

虚构与纪实何者在先，究其实质是人类原初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特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文学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如何准确把握文学特性，如何评价文学艺术、文学价值形成机制。对于虚构与纪实何者在先的问题，美学的大致理论线索为：

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认为，喻说方式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即诗性智慧是原始人类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习得的，并不是人类有意识的修辞行为的结果。黑格尔的《美学》继承了维柯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人类诗性语言在先，逻辑的即散文语言在后。人类语言何以如此？缘于人类先有比喻性思维，后有逻辑思维。这个思想发展到当代，进入了人类学家思考范围。人类学家直抵譬喻性语言的本源，例如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语言、思维与现实》中认为“隐喻反映现实”，继而借助于认知科学与认知语言学研究，在认知语言学领域，再次确认了譬喻为人类本能，譬喻性语言在人类心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此时已经超越了维柯和黑格尔基于哲学层面的推理，落实于科学实验与语言分析，所获结论及其思想更为科学和可靠。有了如上理论资源，对于纪实与虚构的理解就别开天地：今人认定的虚构，在人类童年阶段则为纪实，他们当时即如是思维与言说，他们把想象的形象与事物作为实有，通过口头讲述得以传播，以安抚心灵与寄托希望。比如，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中诸如卷八《海外北经》的《夸父与日逐走》等神话故事，产生于“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奇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存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了‘神话’”（鲁迅，1982，p. 302）。《山海经》、《淮南子》中的神话，在我们今人来看，确为虚构叙述，但鲁迅如上一段话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原始民族却以为真实。今人之虚构在原始民族为纪实，即按照布留尔关于原始思维的理论，应该是原始人互渗律等思维方式以及他们喻说本性的纪实。可否说，最初人们自以为的纪实性叙述，在今人来看则为虚构；在今人看来具有意义的叙述，在最初人们则可能就是信息交流。在今人看来的原初人的故事，或者应当看作是故事片段^①？

① 就故事片段的概念辨析及其在故事问题视域中的深入讨论，笔者另有论文。

(三) 广义叙述产生广义故事的困难

广义叙述学分析、借鉴和综合了既有相关理论,认为人类只要叙述就产生故事。既然叙述体裁均处于底线与目前为止最高点两极之间的谱系性状态,故事自然也呈现出谱系性状态。

质言之,广义叙述学所持为宽泛的故事概念,故事在广义叙述学逻辑中成为叙述的痕迹。于是,界定故事成为不可能,故事被消解了。赵毅衡提出“底本与述本”概念就是故事消解的印证。因为,他发现诸多理论家都说故事问题过于复杂和麻烦,没有人提出足够理由,让我们处出明白此“故事”非彼“故事”。而且引述德里达的说法,“故事”太让人糊涂了,“每个‘故事’(以及每次出现这个词‘故事’之自身,即每个故事中的故事)是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使这个另一部分比它大又比它小,它包括又不包括(或包含)自己,它只管与自己认同,因为它与它的同形词不相干”(2013, p. 121)。恰恰是故事问题太复杂,所以,他以“底本与述本”回避之,即广义叙述学没有固定的故事概念。但是,无论怎样的人类精神活动,又确实在产生故事,尤其是口头文学和作家书面叙事文学,都产生丰富有趣的故事,且对于人类有着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地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广义叙述学的消解故事在文学研究方面形成困难。

(四) 基本困难概括

广义叙述学困难的逻辑关系为:概念外延与内涵之关系是广义叙述学自身的基础性困难,这个困难来自共时性与历时性平台,由此导致虚构与纪实以及故事等困难。何以如此?

1. 广义叙述学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其元理论

人类学术的一个基本性质是追求学术解释力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这不仅是人类学术的整体特征,也是单科学术的特性。单科学术范围内的普遍必然性与系统性势必依赖比它更大系统的学术,后者为其提供方法论前提与终极根据。古希腊“Metaphysica”之“元”(meta),即特定角度学术“原理”(物理学)的“元理论”。《文心雕龙》首篇《原道》也可视为全书的元理论。“Philosophia”(哲学)“这字泛指一切系统知识”。哲学因而一直不同程度地具有元理论功能。(尤西林,2013)

20世纪影响整个世界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西方深受其影响产生的形式主义文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互为表里地深刻影响了我国学术

界。索绪尔提出共时语言学，从静态角度研究语言，着重研究同一时间内各种语言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每一种语言现象同整个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语言系统对语言的各构成性质进行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语言进行科学描述；以为语言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客观存在，考察客体时要撇开它的变化、发展，把握其横向结构。也恰如皮亚杰所说：“索绪尔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这样发现了词的意义在所考察的某一历史时期，更多地取决于在其同时性平衡中考虑的语言总体系，而不取决于词源或语言史。”（1999，p. 160）这个思想给予诸如叙述学研究、广义叙述学研究等理论依据。共时系统中所有叙述被等量视之，系统内部分类以及细致分析源于系统的合理性而有了可能。广义叙述学的共时系统源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

2. 广义叙述学的知识学品格

广义叙述学确实具有知识学品格：客观描述、概念界定、逻辑论证及其周延系统所支撑的学科普遍必然性等。（参见尤西林，2013）90年代之后，商品经济主流大潮涌动，人文知识分子自觉与世俗保持距离并居于边缘位置。居于边缘重要选择路向之一是远离经济和政治社会主流，以纯学术为依托。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为以“学人”和国学接续人自居的学者；另外重要的一支是诸如叙述学、符号学等属于文学文化类的分析性学术领域，近20余年在国家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系统及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评价系统中得到认可和资助。该路向成果以严谨且可在教学中准确传授的知识形态、知识系统为追求目标。（尤西林，2006，p. 1—49）此种走向因边缘而铸就成功。正如赵毅衡所说：“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之边缘化，并不是经济收入意义上，也并不完全在社会影响或权力意义上，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职责使然。”（1994）赵毅衡的符号学研究、广义叙述学研究即在文化职责的担当意识下，以知识形态为外显的成果体现。知识学品格首要标志为准确、严谨，并不必然要求价值判断。

3. 总述

由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元理论和学科品格，广义叙述学本身除了值得讨论商榷的学术问题之外，毋庸置疑地具有知识体系性价值。所谓诸种困难的含义，是指立足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研究，面对广义叙述学时会遇到困难：首先，共时形态消解了历时维度，所有叙述体裁历史发生缘由无法显示。由此，当初该叙述样式发生时的人类意义无法定位。其次，叙述体裁属于形式，叙述产生的故事、谱系性叙述体裁排列中的广义故事，究竟是意义性的故事，还是含义性的故事，两者之间的区别被消解了。事实是所有的故事仅

为叙述的痕迹。

(五) 从更大范围理解广义叙述学

基于将广义叙述学看作“叙述人类学”，可将其定位于人类关于叙述自成一体的知识体系。任何含义世界都需要意义为其提供系统扩展的框架，需要意义为其提供终极目的。这一人文科学理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属性为涵义世界的各门科学或者学科本身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比如属性为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再比如属性为社会科学的关于人类叙述的广义叙述学、语言人类学等。其二，任何学科的真正价值在该学科或科学领域内部无法都看清楚，需要更大范围的框架和系统。比如，生命科学旨在掌握大自然中各种生命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求真的工具理性科学。在人类历史性进步框架中，生命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探究生命奥秘等最新研究成果，对于人类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认识，以应对人类生命出现的各种变异现象等方面是有价值的，这样的价值在人类宏观发展和规划的框架中得以显现。其三，广义叙述学需要怎样的系统扩展框架，需要怎样的意义来为它提供终极目的呢？这正是笔者思考的问题。如上笔者提出的困难，就是超出了广义叙述学封闭性自身合理性，从更大视野提出并加以思考的。如果从广义叙述学自身来看，可以看作它自身困难的仅有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不匹配。下面笔者将在广义叙述学之外，在开阔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视野中讨论广义叙述学的意义。

三、广义叙述学的意义

在人类精神活动历程、精神活动结晶的传播和继承、人类借助虚构叙述形成的文学艺术等门类、人类体现于虚构叙述中的想象能力等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综合性开阔视野中，看待广义叙述学，其价值和意义如下：

(一) 全域叙述分类、特性及规律概括，成为与叙述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参照系

福柯认为，人类大脑需要秩序的本能特性，导致人类根据一定的分类原则，对万事万物不断地加以分类，由此出现学科划分。此乃大脑和人类文化追求秩序的体现。现代以来不断细化和成熟的各学科，即为学科划分之产物。近20年来出现了“叙述转向”，即新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政治学、法学、医学等遍布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诸多学科，

从各自关注叙述的不同点出发，转向了叙述研究。此乃基于学科划分的成熟且寻求创新与突破的综合性研究，也是人类大脑和人类文化需要秩序之体现。综合性的广义叙述学概念和分类的出现，并不取消业已存在的各学科，而是让人类知识的分布版图有了叙述的维度。以“维度”称呼，意思为它不是像文学、医学等这样具有实体性的客观学科，而是基于以叙述维度与各学科均有关系所形成的领域，以叙述特性渗透于各学科，并与各学科有了关系。

全域叙述现象与规律的研究，成为关于各种叙述专门体裁和特性的参照系。参照系的含义和意义为：首先，让诸如文学叙述、新闻叙述、商业广告叙述、法律叙述等诸多学科领域，在广义叙述的场域中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其次，确定自己位置及分类之所属，乃可认清和确认自己领域的叙述在媒介、类型和时间、意义等方面与其他学科领域叙述的异同；再其次，由此而知道自己学科领域的叙述与其他学科领域哪些叙述可以关联，可以交叉，相互关系何在。这就是参照系的意义。

以属性为人文学科的叙事性文学研究为例，包括文学文体的口头叙述故事、小说叙事和报告文学叙事等，从叙事维度将口头语言叙事与书面文字叙事相联系。其实，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有三种路径。其中之一是关注故事语法，其理论资源是民间故事形态学的故事形态理论。叙事学的故事语法研究路径看到了民间故事与作家叙事文学共用的故事语法，但是为什么人类不满足口头虚构叙述，还要发明用文字书写的虚构性叙述体裁小说？任何存在都有其必要性，两种叙述媒介与人类精神需求变化有关。此思路就涉及精神价值的问题了。以广义叙述学为参照系，作家叙事文学理论知道了自己的位置和意义：文字的虚构叙述可以承载内容丰富复杂、趣味深刻宽广的人类情感。由此也就更理解了口头叙事的意义和价值。无论口头抑或文字的虚构性叙述，都具有驾驭时间的最大自由，是人类借助于语言和文字讲述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的叙述体裁，而且最便于实现人类三界通达的想象，让人类在可能世界看到愿景；同时，也是人类可反复叙述给他人，在一次叙述基础上实现二次叙述、三次叙述，乃至无数次转述的叙述体裁。同样的道理，纪实型叙述的各类体裁，也可在广义叙述学的谱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全域叙述类别的共时性排列，提供了各种叙述体裁和样式相互比较的可能性

人类叙述现象并不是事先商量好了以后出现的，而是适者生存，依据人

类表达需要和媒介条件等因素自然产生的。各种媒介的叙述体裁，均依据自己的特点被实践着，互相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广义叙述学在人类叙述的最低底线上，对全域叙述样式作了分类，形成了共时性排列，让原本无关系的叙述体裁有了相互比较的可能，区别乃至凸显了各叙述体裁的特性。

例如，传统的叙述学，叙述默认时态是过去时，由此戏剧不是叙述。广义叙述学平台上，叙述拓展到了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类现在、未来等全部时间向度，即所有媒介的纪实与虚构的叙述体裁。由此，戏剧、心传、广告等得以被纳入叙述，所有叙述体裁等量齐观。此外，在叙述基本构筑方式等维度，各种叙述体裁也形成比较机制。比如，纪实型叙述，以往似乎不存在叙述者问题，在广义叙述学平台，通过与虚构的对举性讨论，叙述者问题凸显出来，并在开阔和比较视野得到认定，由此创新性地提出“广义叙述者的二象”、“作者—叙述者人格合一：纪实型”、“框架叙述者：演示类虚构叙述”等概念。质言之，通过比较，叙述深层次问题脉络清晰与深刻了。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广义叙述学的最大意义，是昭示了人类叙述与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审美的复杂关系。这既可以看作意义，也可看作其悖论，本论文后面会论及。

(三) 系列性概念、术语的提出与命名

广义叙述学诞生了一批概念与术语，机制在于广义叙述学概念外延极大，本应内涵极浅。但是人类各种叙述源于与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疏密不同，呈现为种类繁多与复杂的样态。论者追求真实可靠，势必分解性展开描述和定位，内涵深的部位由此而出现。比如，讨论作家个人创作的虚构性叙述体裁且极富创新性的叙事文本时，必定真实地描述其文本特点，于是，与人类最复杂微妙的感情、体验所诉诸的叙述体裁与具体叙述方式更为复杂的规律相吻合，三界通达式的、元叙述、不可靠叙述、叙述悖论与自指悖论等一系列极具深度的概念就出来了。这造成外延与内涵不相匹配，但诸多新概念与新术语确实有其价值。

概念、范畴与术语命名的具体情形如下：

(1) 发现、分析讨论乃至命名某种以往学界未注意的现象，纳入广义叙述学原理范围予以解释，并以概念与范畴方式出现。如“抢话”，即为独创概念：“人物‘抢话’是小说叙述中很常用的一种特殊语言方式，至今尚未见到中国或西方叙述学界讨论这个问题。抢话是叙述在进行过程中，某个形容词或副词，突然采取了只有人物才会用的某种语汇。这种现象比较细微：抢话

不同于叙述者评论。不同于人物视角的描写，抢话可以说是一种简短的间接自由式引语。抢话是叙述文体多元化、复调化的方式之一。”（赵毅衡，2013，p. 253）逻辑上说，叙事现象层出不穷，概括没有止境。

（2）从人类叙述全域出发对西方叙事学某些概念另行描述与概括乃至重新命名。如“二我差”、“述本与底本”等，再如“时间问题，一直是叙述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一直是众说纷纭最难有统一意见的课题。本书作为广义叙述学，讨论所有叙述体裁中的时间问题，就更为困难，但是或许对象范围宽了，问题反而容易剖析清楚”（赵毅衡，2013，p. 145），“三界通达”概念即如此而诞生。

（3）梳理、总结学术史上既往具有价值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创新性范畴和术语予以解决。这是遵循学术思想线索，同时又另辟蹊径，转换方式，就同一问题另行命名的方式。如“述本与底本”，源于“故事”、“话语”、“素材—题材”等既有价值但又囿于既往“术语的困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学术史梳理，该学术史问题由此柳暗花明。

四、文学研究如何面对广义叙述学的挑战

所谓“面对……的挑战”含义为两个方面：其一，承认出现了某新的科学研究方向、成果、学科领域，搞清楚其研究对象和性质、成果价值及其逻辑；其二，梳理其与自己研究领域、对象的关系，以便确认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发现对自己研究领域形成了哪些挑战，如何坚守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性质，以作为应对。本论文前面三个部分已经回答了其一和其二的“启发”和“借鉴”，现在讨论“应对”。

广义叙述学的共时性逻辑消解了所有叙述体裁的历史维度、特定故事性质与价值维度、人文科学意义维度等，如是消解均为立足于文学研究立场的发现与确认。文学研究应对的基本原则是什么？笔者的理论假设为：以广义叙述学关于人类全域叙述的开阔视野为参照系，坚持文学研究审美评价与人文精神价值评价相结合，借鉴广义叙述学另辟蹊径的相关范畴和概念与方法，回到文学现象的历史语境，采用人类学平面共时性界定与社会历史维度相结合的思路，合乎学理地探究文学现象审美与人文精神价值的形成机制，从而对文学作品之优劣予以准确判断与评价。

下面详细讨论应对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为了具体生动，笔者选取个案性批评展示，力求体现历时维度、意义维度和对故事的宏阔人文视野的理解。所谓个案，乃笔者对若干篇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中故事的分析，基本路径为选

取民间口头故事、传说与作家“有意为之”小说中的故事,探究其与人类各个阶段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始终与人类相伴前行,具有基本故事语法、变异和传递的机制等诸规律与特点。现在展开《从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系列故事叙事看其介于口头艺术和作家文学之间的特性——以凌濛初的〈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为例》予以讨论,分析该小说的人文意义难题,以及凌濛初通过怎样的叙述解决此难题。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讲述的“神偷”故事,既是“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奇,又是“闾巷新事”,确实具有娱乐性,可是在道德方面却出现了难题,即娱乐和道德判断的矛盾。道理在于,说书体小说家,无论整理还是原创,都要追求新事以求娱乐,拓展小说创作题材的领域,但是从逻辑上说,越追求新奇以获得娱乐性,便越给“劝善”出难题。娱乐和劝善相互牵制和吊诡。这种一般性概括在不同题材中会演化为具体问题。以“神偷”故事的“偷”来说,“偷”在所有社会形态都是负面社会现象,“不可偷盗”是基本稳定的伦理观念。道德哲学家认为,道德是一种“公共资源”,向往道德是人之为人的品性。“从个人来说,一般而言,一个遵循了基本道德的人比做了亏心事的人感觉要好,心地会比较平安。我们不要小看这‘心地平安’,它是许多幸福快乐的基础。”(何怀宏,2007)

凌濛初用“入话”和“正话”一共讲了14个故事,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暂且称之为系列故事讲法。“入话”讲述了“宋朝临安有个巨盗,叫做‘我也来’……”的故事,以此对应懒龙画在墙上的“一枝梅”等,以此“入话”照应点明“正话”的主题。“正话”部分讲述以苏州一名叫懒龙的神偷为线索的故事,共计13个,采取了连缀性故事讲述方法,各个故事之间为系列性和松散性的关系。此作将原本伦理底线之下的“偷”转换到善与美的逻辑轨迹是什么?

从叙事结构的分析可合乎逻辑地概括出:(1)通过突出“神偷”的侠义将“偷”移至伦理底线之上。(2)通过将“偷”转换为做游戏,凸显游戏中的智慧,将“偷”移至伦理底线之上。这个环节包括两部分故事,一部分是“偷”的过程受到窘迫,逢急生智,脱身溜散,另一部分是完全用“偷”做游戏。至于这两种游戏故事的偷了谁,偷来的财产给谁,这些问题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展开中挥发的趣味。在此需要注意游戏和智慧两个因素。游戏就是具有魅力,吸引游戏者卷入游戏的东西,就是将游戏者束缚于游戏的东西。可理解为,凌濛初借讲述懒龙脱身溜散而“偷”以及为做游戏而“偷”的故事,带领读者一同参与到这些游戏中。读者阅读懒龙“神偷”故事,即

成了“神偷”游戏的观赏者，懒龙是游戏者。懒龙和他以“偷”为名的“戏耍”共同构成了游戏。(3)通过“偷”调侃、讥讽贪官污吏，或者通过“偷”揭露贪官与污吏相互勾结，由此显露出官吏为更大“偷”之本质，从而将懒龙之“偷”移至伦理底线之上，从其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的角度产生审美因素。上述由“偷”而分别转换为的“狭义”、“游戏”、“调侃讥讽”三种方式，均渗透着智慧。智慧始终参与审美因素的生成，并提高故事之趣味。笔者所谓的智慧，“在其最独特的意义上，是指面临不易直接用逻辑分析解决矛盾时，凭藉生活与实践经验所采取的非常规的应对态度与方法”（尤西林，2002，p. 94）。智慧是人类心智杰出才能的表现，智慧本身不具有价值取向，即不可评价，但当智慧渗透于某事件的时候，该事件就具有了价值。懒龙的智慧正由于他偷富济贫，以“偷”调侃、讥讽和揭露贪官污吏而具有了善的价值，并让人愉快，从而生成美感。

从《神偷》的个案分析，可以抽象出文学研究如何应对广义叙述学这类新学科研究成果，既汲取其有益的成果，又克服其对文学研究人文意义消解的困难。笔者概括为：追究怎样的叙述体裁，坚守何种叙述方式和叙述技巧，都同与特定意义相互关联的观察方法有关；发现叙述方法的特点，以此逻辑探究叙述方式技巧与意义的联系，由形式分析合乎逻辑地转向审美价值形成机制和人文意义的评价。

五、结论

随着人类对自己与世界认识维度日益丰富，必定不断产生诸如广义叙述学这样的新学科、新思想。这些学科领域的思想成果，既有创新和启示价值，同时，又必定给既有传统人文科学研究带来困惑与挑战。如何既充分认识这些学科成果的成就和价值，又克服其理论的悖论，并引入文学研究，是我们人文学者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我们需回到历史语境，将坚持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坚守人文价值作为基本应对原则。

引用文献：

- 光明日报（2007年9月13日）。建设公民道德的可行之路。
 兰德曼，米夏埃尔（1988）。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鲁迅（1982）。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皮亚杰，让（1999）。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尤西林（2002）。人文科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尤西林（2006）。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符号与传媒 (11)

尤西林 (2013). 中国文学理论元理论百年嬗变. 文学评论, 2, 67-72.

赵毅衡 (1994). 走向边缘. 读书, 1, 36-42.

赵毅衡 (2013).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俐俐,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Author:

Liu Lili,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 i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mail: liulili@nankai.edu.cn